



[美] 丹娃 著

毀譽

女人啊！
在逆境中生存
需要多么大的
勇气和毅力！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毀

譽

〔美〕丹娃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毁灭/[美]丹娃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8

ISBN 7-80120-160-4

I. 毁… II. 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879 号

● **毁 誉**

著 者/[美]丹 娃

责任编辑/吕 莺 江淑娟

装帧设计/赵 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125 字数/500 千字

版 次/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600—66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 7-80120-160-4/I·28

北京朝阳区

西坝河东里

定 价:25.00

《毁誉》——生命的记载

在偶然的机会有，我阅读了美籍华人丹娃所写的《毁誉》一书，这书虽然不如巍峨的巨山，浩瀚的深海，但它却像镜子一般清澄明亮，感人至深。作者以温厚的心灵体会人情，以锐敏的目光观察世态，再以真情表露于笔端，使人读着玩味无穷。

《毁誉》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至“文革”后的十年。描写了从士兵到将军，从兵人到学生，从高干到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代代表了中国比较广泛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心态。

作者集中笔墨深切地描写了主人公从幼年无知的纯真少女，历经坎坷，在事业和婚姻上走过的不平凡道路。有辛酸的眼泪，有痛苦的挣扎，她无畏地迎接一个又一个人人生新旅程。直到步入中年，仍不失童稚之心。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在想：人的一生，决不能事事如意，但在任何逆境中不能沉没，只有自拔和拼搏，才能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从黑暗中重见光明。这也是作者最虔诚的愿望。

葛琳

写在前面的话

作者不是伟人，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文学家，她只是在说故事。说些在那奇特岁月中发生的奇特故事。无论故事是美，是丑，是善，是恶，又是如何胡乱纠缠，它们都是来自实地，像树上的年轮，圈圈道道有据可寻。

作者的~~目的~~，仅在于想给世人另一个透视角度，去看那片浑红土地上的人与事。像看多棱镜一样，不同的角度总有不同的发现。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回想起来，风浪尽管骇人，再来一次不是个好主意，但我要庆幸当时没有错过了。”

且让作者将那喧嚣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风浪，演绎成一位与时代脉搏休戚相关的女主人公的悲喜剧。这女人，曾上穷碧落，置身上帝宠儿群中；又下坠黄泉，混在社会底层经磨历劫，真正热闹酣畅了一番。

水泥制的乒乓台上，一个女人，跪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的骄阳下。说是跪，其实已是半跪半趴状态，女人太胖，必须两手着地，方能撑熬得住。浅蓝色的短袖衫被扯落了几粒扣子，顺势从肩上滑下。

女人背后的学生宿舍楼上，悬垂下一条字迹七扭八歪的大标语——走资派李影、保妈杀人犯唐海山的老娘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李影”、“唐海山”被倒写打叉，“杀人犯”三字是用血红的油漆写的。

整个球台，被本校那些臂套着“红卫兵袖标”的中学生团团围住，一张张稚气的小脸油光红亮，不知是因为敬慎，还是因为被盛夏的太阳晒久了。

红卫兵二中队的队长林桑园，刚刚带领手下队员从抄家场赶到，是奉总部之命，前来壮声势的。

她一眼看见那两个倒写打叉的名字，不觉吃了一惊，立刻挤进人群，挨到离球台最近的地方站下来。“出了什么事了？”她问旁边的人。“不知道。”对方一脸茫然。

红卫兵们闹闹哄哄，谁都想知道出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出了什么事。这时，有个人一步跃上球台。他那超过同龄人的雄壮身躯，鼻梁上扭成结的浓眉，发光的小眼睛，显得十分威风，他就是红卫兵大队副队长刘瓦明，林桑园的同班同学，曾经一直是班里女生

们拿来开心的对象，因为他对别人提出的问题，永远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把他推上史无前例的至尊地位，全校几百名红卫兵，包括从前嘲笑过他的女生们，都得乖乖听他指挥调遣。

又有两个小红卫兵跃上球台，一左一右分站在刘瓦明两侧，那是他的护卫。只见刘瓦明一手插在腰间，一手很有气势地朝人群挥动了一下。全场立刻鸦雀无声。“红卫兵战友们，革命同志们，”他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沉，又能让大伙儿听得见，“刚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流血事件，‘保爹保妈派’唐海山杀了我们的大队长钱峰同志！”

林桑园和所有的人惊得“啊”出声，一时合不拢嘴。

刘瓦明十分满意自己制造的效果，抖擞精神又说：“不过，大队长并不熊包，他没有牺牲，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

“哦，”人们立刻松了口气，合上嘴。只听见台上的刘瓦明提起嗓门，戏剧性地怒吼道：“可是，杀人犯却在‘保皇派’的掩护下逃之夭夭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活捉唐海山！油炸唐海山！”在刘瓦明两个小随从的带领下，全场振臂高呼。

林桑园站了半天，也没听出个所以然，心下有些烦闷。有人轻轻碰了她一下。“方洪，才来吗？”她扭头问那人，他是一中队队长。“嗯。”方洪眼望台上，紧抿嘴唇应了一声。“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她问。“才听说。”“快讲讲。”

原来，今天一大早，农林大学的造反派头头带人把党委书记李影的家包围起来，口口声声要她交出黑材料。她的儿子唐海山用桌椅堵住家门窗，不准造反派进去。那头头便派人来请学校的红卫兵。钱峰得知后，亲自带着人去了。到了那里，只见造反派们已经冲破大门，堵住李影大喊大骂。唐海山正为母亲挨骂，家门被毁，气得七窍生烟，见来了红卫兵的头头，同班同学钱峰，以为来了救兵，

马上要他帮忙把造反派赶出去，因为家里根本没有什么黑材料，母亲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经不起刺激的。钱峰却瞪起眼睛，骂了一声“走资派的狗崽子”，领着来的人，更恶声恶气地叫李影交出黑材料。几近疯狂的唐海山闷声不响从厨房操起菜刀，转身狠狠砍在钱峰头上，立刻血流如注，在场的人们吓傻了。有人清醒些，忙给大学和中学分别打了电话。两校都派来人。钱峰被抬到医院抢救，李影被中学红卫兵押回来，因为唐海山在大学来人中的“保皇派”掩护下逃没了踪影，要拿他母亲问罪。

林桑园听了简直不相信。唐海山跟她在小学同班了六年，是女生公认的文静谦让，从不打架动粗的好男生，怎么可能持刀杀人？可是，耳边激烈的口号声却使她不能怀疑。

忽然，在一片“血债要用血来还”“为大队长报仇”的口号声中，林桑园看见刘瓦明猛地解开旧军装外系着的宽皮带，狠狠地朝跪着的女人抽过去。她和前排几个女生都吓得连退几步，差点叫起来。在刘瓦明结结实实的抽打下，女人弓曲的脊背很快渗出殷红的血，薄薄的衬衫绽开来，露出里面的胸罩背带。桑园看出了神。她的妈妈也穿这种“小衣服”。她曾经因为觉得它很玲珑可爱，叫妈妈给她买，“只有成为女人后，才能穿它。”妈妈郑重地对她说。她还不es很快成为女人，只好作罢。不过，她很喜欢那上面的气味，甜甜柔柔的，使她想到母亲的乳房。

此刻，她看见那小衣背带，下意识里认为是母亲的，不觉几步冲上前去。台上的刘瓦明正打得手软，见她过来，以为她也想抽几下，忙弯下腰，将手中的皮带递过来。她一眼看见皮带上正滴着血，吓得她马上缩回人群。旁边一个小个子红卫兵一把接过皮带，跳上台去。她是三中队队长赵雪梅。

赵雪梅个子虽小，却十分墩实，挥舞起皮带来呼呼生风，嘴里还喊着：“不交出你的狗崽子，就打死你！”“要你尝尝红色恐怖的厉

害！”台下的人们也跟着发疯似地一片喊打。

突然，那女人一头栽倒，血肉模糊的身体微微颤抖，桑园的视线有些不清，心里诅咒着害母亲受酷刑的唐海山。

“李影在装死，咱们怎么办？”刘瓦明煽动地向人群问。“接着打呀！”“不把杀人犯交出来，咱们决不收兵！”台下七嘴八舌地乱喊。“去提一桶热盐水来，保证她会开口。”赵雪梅嘴角挂着冷笑说，刘瓦明赞赏地看了她一眼，马上吩咐小随从去食堂弄盐水，“越浓越热越好！”他喊道。

不一会儿，一桶冒着热气、浓得浑浊的盐水提上球台。赵雪梅抢着接过去，朝那已经被打得稀烂的脊背泼上去。只见那女人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赵雪梅和刘瓦明同时发出狂笑。台下的红卫兵们跟着大笑起来。

林桑园站在前排。看得十分真切，猛然一阵眩晕，几乎跌倒。身旁运动健将级的方洪一把将她扶住，低声说，“你的脸惨白，是不是不舒服？回教室去吧。”桑园稳了稳神，推开那只扶着她腰的手，“我受不了啦，带我出去吧。”她软弱地说。方洪转身分开众人，叫她跟着走。

走出圈外，桑园不要他再送。他默默地看了她一眼，便转身走回人群。

站在球台上的赵雪梅，直用眼睛跟踪他俩。她跟方洪同班，父辈们都是军内高级将领。在这军官子女众多的重点中学里，她有不少男性倾慕者。可是，她独以方洪为知己，讨厌其他女生接近他。

林桑园脚软筋抽地走上三楼高中教室。这里已经空空荡荡。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农及城市贫民出身的学生们，以“红五类”自居，都参加了红卫兵。此刻不是在乒乓球台前，就是去抄家还没回来。属于“黑五类”的地、富、反、坏、资本家的子女们，早已逃之夭夭，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些不红不黑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

们，或者巴结着加入到红卫兵组织的“外围革命队伍”——红战友，跟着参观斗争大会，或者聚集在宿舍里，关起门大骂红卫兵的行动“左得可恶”。

桑园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把“轰轰”作响的脑袋贴在凉凉的课桌上，闭起了眼睛。她很累。一大早就被总部派去抄家，对象是一户拣破烂的两口子。“别瞧这俩人拣破烂为生，拉的屎可臭啦，不知尽吃些啥好东西，哪儿来的钱呢？”当她带着队员们赶到时，当地居民委员会提供了这条唯一线索。红卫兵们立刻动手大拆大挖，竟从那破旧的土炕里挖出半麻袋十元一张的崭新人民币。“准是拿经费的狗特务！”“打这两个狗特务！”围着看热闹的人们“啦啦”叫喊着，举拳就打。桑园生气地喝住他们：“没你们动手的份儿！我们要送他们去公安局问清楚。”人们立刻退开。红卫兵头头讲话，谁长着两个脑袋敢不服从！回到学校，却目睹了这样的血腥场面，“他们发疯了吗？”她捶着桌面，空荡的教室像个空洞的头脑，做不出一丝回答。

突然，窗外传进来震耳的“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烈行动……“走资派李影死有余辜！”“不抓住杀人犯决不收兵！”刺耳的口号穿插在雄赳赳的歌声中。

桑园冲向窗口，朝下看去，乒乓球台前停了辆平板三轮车。几个强壮的男红卫兵费力地把四肢瘫痪的李影拖下球台。“哐当”一下，抛在三轮车上，那毫无生气的躯体颤动了几下，桑园相信她还活着。有个留刺猬头的小红卫兵抓起打落在台上的手表，拿在耳边听了听，便裹进一只和了血水的丝袜里，笑嘻嘻地塞进李影半张的嘴里，引来一阵欣赏的欢笑。

三轮车被蹬出校门。

“老革命被小革命们打死了，”桑园心里升起朦胧的悲哀，“他

们把她送到哪儿去呢，家里还是火葬场？”

楼里响起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我打了三下！”“我打了五下！”“最后致命的那一下是我打的！”“去你妈的，我看见你的手发抖来着！”被鲜血和尸体刺激得十分兴奋的红卫兵们，骂骂嚷嚷，尖叫着冲回教室。

桑园不理睬别人的喧嚣，固执地想着，他们到底会把她送到哪儿去？有人在她肩上拍了一掌，她惊得脱口而说：“送哪儿还不是一样。”转脸看见刘瓦明站在身后。“送啥呀，往哪儿送，要不要我派人去？”他一脸柔和的微笑，眯缝眼睛看着她。“刚才那个杀气腾腾的人是他吗？”她十分眩惑地望着他想。一眼瞥见他腰间系着的沾血的皮带，疑问消失了，她憎恶地站开些。

“你那中队今天抄家的战果辉煌，”他走近她，夸张地做了个手势，“这要归功于你这个中队长。我代表红卫兵大队决定，再调一个中队到你手下，由你调遣。从现在起，你是唯一指挥两个中队的女队长。”他微扬下巴，胸有成竹，等着她惊喜地感谢他给予的殊荣。然而，她毫无表情，固执地垂着浓密的睫毛，让他看不透她的心思。“女孩子惯有的虚骄。”他断定，心中释然。

他还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她，而且越来越喜欢她。她没有令人遐想的妖媚，更没有不可仰视的冷艳，她吸引他的，是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柔丽，和天鹅一样的沉静谦和。她有着暖玉般细腻的皮肤，鹅蛋形的小脸被一头乌亮的秀发衬托着，像黑丝绒上镶的珍珠，明净微凸的宽额头上，不经意地拂散着几缕轻柔的天然卷发；两条细长平伸的黑眉，刀裁过似的齐整柔巧；柔亮的黑眸，流转在淡蓝色的眼白中，覆以浅浅的双眼皮和不长不短的浓密睫毛，勾出一双充满灵气的精致的凤眼；那只小巧端正的翘鼻子，无意露出她活泼顽皮的天性；笔直清晰的人中显示她直率果断的为人；丰润的红唇常不自觉地微启，似乎含有同情、宽容和厚道；一

米六二左右的身高，秀溜的双肩，玲珑的胸和春柳一样婀娜的腰身，使他认为她无一处不美，简直就是他唯一读过的小说《红楼梦》中令他醉心的薛、林二女的共同化身。

他发现她极爱笑。班上一位出身相声世家的男生，总爱在她面前“抖包袱”，逗得她忘乎所以，甚至拍桌子打板凳地大笑。她也很静，行动起来像小鹿一样悄然无声，走过他身边都不被发觉，只留下瞬间的背影让他惆怅。虽然他对她十分着迷，可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只配用目光追随她。在这种只凭学习成绩决定在集体中地位的重点中学里，她是一颗闪耀的明星。而他，只有政治课勉强过得去。“老干部、老马列的儿子，不懂政治就太说不过去了。”这是他的母亲、中央党校理论教员对他的谆谆教导。正是这场“史无前例、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他肚子里那堆生吞活剥的马列词句有了最好的用场，而且把林桑园这个可望不可及的女孩子推近了他。真该三呼“革命万岁，造反有理”！他春潮鼓荡的胸中，充满豪情和欲望。

就在几天前，父亲告诉他，某野战军司令员、父亲的老战友，已经答应接受他入伍当兵，还说“只要这小子大面儿上亮得过去，几年后一定给他个营长、团长干干！”这个好消息实在叫他高兴。身上穿的旧军装早就不神气了，父母有能力有地位的象征是能够送子女去当兵。那红亮的帽徽领章点缀下的崭新的国防绿军装，准能把任何骄傲女孩的心勾出来！他很着急自己一直不敢向心上人表白。在牛鬼蛇神、走资派面前，甚至在赵雪梅之类“高级军干”子女面前，他都是昂首挺胸，吆三喝四，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可是面对这个沉静的林桑园，他总觉得气短三分，怎么也抖不起来。所以，他担心要是参军走了，就会永远失去追求她的机会。

此刻，他正急于取悦她，说：“赵雪梅刚才跟我说再要些人马归她指挥，我就是不给，顶看不上她那种自以为是的将门虎女的狂

劲，一点儿策略水平都没有，只会穷喊乱冲。要论有大将风度的女红卫兵嘛，我看只有你了。”说着，他更靠近她。

一直以眼观他的桑园，忽然感到夹着陌生气味的热浪向她脸上和身上卷过来，浑身一阵发麻，不自主地后退几步。刚进入青春期的她，对男性仍然心静如水，偶然看见有些男、女生偷偷卿卿我我，也从不往自己身上联想。眼前，第一次有男生这样贴近她，还带着血腥，真让她沉不住气。“我根本不想指什么挥，”她涨红着脸使劲说，“把我那个中队调给赵雪梅吧！”说完就冲出教室。

刘瓦明惶惑不安地站在原地，眉头渐渐皱成疙瘩。蓦地，他看见教室门口，方洪正冷冷地盯着他。

桑园一口气跑到楼外。

到处是杂乱张贴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上面的油漆汁在如火的艳阳下发散着异臭。新建不久的楼房墙上，全都被涂写着“火烧”“炮轰”“油炸”等触目惊心的口号，字迹颠来倒去，一切均遭荼毒，连与世无争的钻天杨也被晒蔫了，无奈地举着一树“像烤糊了的卷子”似的叶子，默向苍天。

桑园心里十分烦乱，不知该何去何从，一眼看见同班的丁怀兰。她慌慌张张地从宿舍楼门口往外张望了几眼，然后低着头，很快望外溜出来，胳膊窝里还夹着个花包袱。“怀兰，这是上哪儿去呀？”桑园向她打招呼。她吓得愣住，等看清是桑园，才赶紧走过来，“别喊哪，我的魂都没了，”她颤声说，“斗争李影，就在我宿舍窗户根下，她被打死了，我也快给吓死了。我要回老家去躲一阵子，可别告诉人，我怕被抓回来挨斗，就活不成啦。”桑园使劲点点头，催她快走，“回去吧，没要紧的甭回来，学校要是复课了，我想法子通知你。”怀兰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忙佝偻着削瘦的身体走了。

桑园望着远去的丁怀兰被剃得像花生皮似的头，想起几天前班里那次批判大会。有人揭发，丁怀兰曾悄悄模仿“买办官僚大盐

商”的娇小姐林黛玉，哭天抹泪一个人在宿舍下葬树叶，太反动了，简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嘛！大伙儿问她有没有这回事，她竟承认了，不过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是因为她养的一只小家雀死了，舍不得埋进冷冰冰的土里，就用树叶裹着埋了。那也不成，地主小姐无病呻吟！“没落思想！”“剪掉地主小姐的猪尾巴！”一片口号声中，怀兰那两条粗实油亮的大辫子落入尘埃，头上还被胡乱剃上几刀。当时，旁观的桑园可没忘记，就在文革开始之前不久，丁怀兰被评为“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标兵，事迹是利用星期天悄悄将男生们长年累月积下的脏被套、臭袜子洗净了。那些懒虫们于是举双手双脚投了她的票。又因为她出身地主家庭，被校领导当作“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报到市教育局。“几天的工夫，标兵、典型被打翻在地，变回地主小姐，真个翻手云，覆手雨呢。”桑园不胜感慨。

“哈，好个逍遥派！站在这里晒老阳，怕生虫发霉吗？”一阵沙哑的笑语传来，桑园凝目看去，见是红卫兵总指挥南雁，滑稽地顶着个旧军帽，大敞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踏着鸭子似的蹒跚步走过来。桑园笑了，迎过去。

他是她在学校里唯一佩服的男生。父亲身居北京市委要职，他却毫无高干子弟的虚狂。生就是一副老农民样子：黑红的宽脸膛，小肉泡眼，稀疏的扫帚眉，朝天的肉鼻头，前突的厚嘴唇，矮墩壮实的个子，加上永不走样的憨笑，同学们都说他像大寨那个陈永贵，有人干脆喊他“永贵大叔”。听说自从上中学后，他父亲每年暑假都送他回农村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他将来“接掌革命大旗”打好底子。他真不负父望，凭着自己从泥土中吸取的平易稳重，从村民那里学到的粗狂沙哑的笑法，又秉承了父辈们那种有鼓动性的理论观点，迷住了全校的红卫兵，并且在全市红卫兵头头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你怎么才来？学校出人命啦！”桑园离老远就朝南雁喊。他是她心目中最冷静、最懂政策、最可信任的红卫兵领导，她相信如果刚才他在场，惨剧一定不会发生。“我在市里开红卫兵联席会嘛，要不是方洪打电话叫我回来，我还在会场呢，到底出了什么事？”“钱峰带人到唐海山家，被唐海山砍了。唐海山的妈妈被揪到学校来，让刘瓦明带头打死了。”“唐海山他妈是八级老干部哇，刘瓦明怎么这样胡来！”南雁气得立起小肉泡眼。

“你可来啦。”方洪从教室出来，一眼看见他俩，急忙小跑过来，“我才给市联席会打过电话，他们说你走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娘的，大街上到处是游行队伍，人挤人，车叉车。我连骂带吆喝才冲开一条路回来。今天这档子事怎么引起的？”

“唉，话得从头说起。”方洪看了桑园一眼，见她很专心地在听，便欣然讲下去，“钱、唐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他两人同班，又同是干部子弟，又都因病休学过一年，钱是因为肺结核，唐好像是得过血液里的啥病。在他们班里，钱是团支部副书记，正书记是唐。你们说他们该不该推心置腹？有这么多相同点嘛。可是偏不，班里谁都知道正副书记面和心不和。不过，唐海山一向忠厚文静，深得同学们的信任。钱峰这个人刁滑刻薄得很，大家避之不及。于是，钱很嫉妒唐的人缘好，背地说他女里女气，专门讨女生喜欢。唐海山倒没有跟他公开冲突过。今天不知哪儿来这么冲的火气，竟下手砍了他。”“我知道是为了什么。”桑园本来正暗自欣赏方洪那种不急不躁的谈吐和笔直挺拔的运动员身姿，听到这里，便插嘴说。“为什么？”两个男生同时问。“因为在唐海山的心目中，他母亲是至尊女神，不容欺侮的，钱峰准是对他母亲说了很难听的话，加上那些造反派的过分举动，他就丧失了理智。”“你很了解唐海山？”方洪注意地问。“嗯，我跟他在小学同学六年。他那篇题为《我的母亲》的作文被评为优秀范文，真的是很感动人。”

南雁皱着眉头想了一下,说:“今天发生的事很严重,居然打死人了,还是老干部。你俩跟我去找刘瓦明。”“他刚才还在我们班教室。你们去找吧,我还有事。”桑园说完,径自走了。

她躲进校园里一个幽深的角落。这里的垂柳像珠帘似的层层叠叠,给人与世隔绝的静爽。她在一棵大柳树下席地而坐,身体仰靠着树干,立刻感到一阵清爽的风微微而过,燥热的身体和头脑顿时一爽,她闭上了眼睛。可是,李影那淌着浑浊血水的尸体赫然出现,吓得她连忙睁开眼。“唐海山哪,唐海山,你只图一时泄愤,却害死了自己的母亲哟。”她仰望着被刀片似的柳树分割成碎片的惨白的天空,喃喃自语,想起唐海山曾动人地表示过对母亲的挚爱。

那还是小学的时候,一次年级组作文竞赛。林桑园又名列前三名。第一名却是从不在作文课上露过头角的唐海山。老师让他向同学们朗诵他那篇题为《我的母亲》的作文。“我的母亲,是我心目中最美丽、光明的女神。她有着大海般阔展的胸怀,青松般傲然的气节,又有着天下最仁慈的爱心。”唐海山情感充沛地大声朗读者,全然没有往常那种女孩子似的羞怯。同学们全都屏息倾听,比上最严厉的数学老师的课还安静。从这篇作文中,林桑园知道了唐海山的母亲曾大胆反叛家庭,倾心爱上英俊却贫苦的大学同学,双双投奔革命后很快结合。解放后,两人均担任一方领导,唐海山和妹妹也相继出世,组合成令人羡慕的家庭。谁知,唐海山父亲的英俊和显赫吸引了一位年轻女下级的爱慕,并且最终将他俘获。母亲在父亲提出离婚时,没有一声责骂、哭泣,只要求将一双小儿女归她抚养。父亲同意了,家庭很快分裂。后来,父亲娶了新妻子,连生好几个孩子。母亲没有再婚,全心抚育小兄妹。虽然母亲展现在孩子面前的永远是欢喜满足的笑脸,敏感的唐海山却感觉到,那笑脸后掩饰的无可言喻的哀伤。“我感激母亲为我和妹妹做出的牺牲。我要在长大成人后,以自己的成就带给母亲真正的欢喜和满足。”

唐海山在文章结尾时这样写道。

桑园当时很感动，几乎记住了那篇作文里的每一句话。同时，她为自己庆幸，她有一对唱随和谐的父母。

叹了口气，她又想起早已淡忘的小事。那是在小学毕业典礼散会后，唐海山不自然地微笑着，拉着他母亲向她走过来。“你叫林桑园，对吧？海山在家常提起你呢。”李影握住她的手，笑吟吟地说。桑园一时愣住，不明白很少跟女生讲话的唐海山为什么对母亲提到她。那母子才离去，同班一名女生立刻过来缠着她问，为什么唐海山的母亲对她那么亲热。她被那女生激动的语气和闪动的泪光弄慌了，忙掉头向正在跟老师谈话的母亲身边跑去。

后来，她和唐海山考入同一所中学。初二的时候，唐海山因病休学了。想到他的病情一定不轻，她很为他的母亲难过，因为自己的母亲常常七嘴八舌为孩子们的小伤小痛焦虑不安。上高中后，唐海山复学，他俩时常在教室走廊上碰面，虽然互相都只是淡淡地点头招呼，她却总会被他苍白得半透明的脸和那双梦一样幽寂的眼睛所迷惑。

“怎么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她竟惨死在爱子同学的拷打下？”不知过了多久，林桑园的思路才回到现实中来，她忽然感到这个世界是这样陌生和恐怖。

夜色已经围上来。她站起身。活动活动酸麻的两腿，走出柳树林。“还在野逛？”她听见南雁在背后说，便转过头去笑了笑。“你怎么也没回家？”她问。“刚跟刘瓦明大吵了一架。”南雁皱起眉头，愤愤地说，“那小子闹出了人命，还跟我跳着脚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问，有人瞧见李影在三轮车上还动了眼皮，马上报告他，他仍然命令把她往火葬场送，什么道理？他满嘴唾沫星子嚷：‘毛主席说的，这场革命就是要革哪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你敢反对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瞧，倒打一钉耙！我差点抽他一皮